

2025年是苏轼知登州940周年。这位超级文豪曾以“知登州军州事”之职，与古登州——今日的烟台，结下一段深厚的缘分。虽历时千年，其文功武略与家国情怀，仍像黄渤海的潮声一样，在这片仙境海岸回响。  
苏轼之于烟台，绝不仅仅是“五日登州府”的匆匆过客。他是古代登州的“公仆”，更是“山海名邦”的文化奠基者与代言人。探讨苏轼与烟台，关乎多重意义：他对这座城市文化定位、他留下的具体功绩、登州在其人生转折中的关键作用，以及对当下烟台文旅发展的深远启示。  
当前，从国家层面推动文化自信，到“东坡行旅”主题游径的启动，东坡文化热度再起。去年的烟台导演之夜，亦提出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的宣传口号。这个逢十的周年纪念，正是找寻根脉基因、弘扬登州文化的良机。

# 苏轼与烟台的现实观照

□吴忠波

## 郡守东坡：山海名邦的法定代言人

元丰八年(1085)五月初六，朝廷一纸诏令，苏轼知登州军州事。自此，经历春接命、夏启程、秋到岗、冬抵京，从任命、履职到离任，苏轼任职登州的周期实为八个月。其中，苏轼在登州蓬莱实地旅居约有一个月，而“五日”之说，仅指其正式坐衙办公的时间。

关于苏轼与烟台，仍有误区需澄清：其一，苏轼是否为“烟台人”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曾是朝廷正式任命、代表登州军政的最高长官，其法定身份与历史贡献载入史册，毋庸置疑。其二，登州辖境广袤，治所在蓬莱，然而其范围包括蓬莱、黄县、文登、牟平，涵盖今烟台的大部(除莱州外)及威海，是胶东的重要行政区划。其三，千年光阴非但未减其光彩，反而令他的政治作为和精神遗产愈显珍贵。苏轼，是烟台历史文脉中无法忽略的璀璨巨星。

苏轼笔下的登州，人杰地灵，气象万千。在《登州谢两府启》中，他赞此地“眷此东州，下临北徼；俗近齐鲁之厚，迹皆秦汉之陈；宾出日於瀛洲，山川炳焕；传夕烽於海峤，鼓角清闲”。在《罢登州谢杜宿州启》里，他亦云“桑榆晚景，忽蒙收采之恩；山海名邦，得窃须臾之乐”。其中的“山海名邦”四字，正是对登州风光物产、精神气质的官方定名。这绝非随意赞美、寻常客套，而是一位文学巨擘凭着“火眼金睛”，对蓬莱仙境的精准提炼。

历史如镜，观照当下。苏轼对今日烟台的意义，至少有三：他为蓬莱仙境文化写下登州海市这一源头诗篇，今日的“仙境海岸”理念，也以其为历史源流与文学注脚；他关注民生、整饬军备，展现了古代官员“立朝大节”的担当，是为政者的榜样；其文学创作与政治作为相结合，堪称古代以文化赋能地方发展的“烟台第一人”。

因此，我们应珍视这份遗产，明确苏轼作为“仙境海岸·品质烟台”的核心文化重要代言人；借助其跨越多地的行迹，牵头串联“东坡游踪”线路；筹建苏轼与登州主题的文化展馆，挖掘苏轼对登州民风的“人淳事简”“民习朴厚”等评价，将其融入城市营商与人文环境的宣传。

## 五日功绩：一诗二状三美四至

虽在任时间不长，苏轼却以极高的效率与热忱，在登州留下了深刻的印记，可概括为“一诗二状三美四至”。

### 一诗：海市成诗，仙境肇始

自古以来，渤海常有海市奇观，经方士演绎，帝王心向往之。然真正将蓬莱海市推向文学与文化巅峰的，是苏轼的《登州海市并序》诗。

苏轼到任时正值初冬，当地人告知其海市多现于春夏，恐难一见。他深以为憾，遂往海神庙祈祷。次日，奇迹竟然出现。东坡激动之余，挥笔写下长诗。其中的“东方云海空复空，群仙出没空明中”，如梦似幻，成为蓬莱仙境最经典的文学意象，流传千古。

此诗是描绘海市的文学丰碑，价值非凡。它承前启后，上接《史记》《梦溪笔谈》等记载，下启明清无数文人咏叹，如明代秦金的《海市》，袁可立的《甲子仲夏登署中楼观海市》、施同章的《观海市》等。直至现代杨朔的《海市》，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海市文化脉络。

诗中的“重楼叠阜出霜晓”等句，是少有的对海市实景的生动摹写。诗内蕴含的“鱼龙”神话意象，亦可为本地节庆文创提供灵感。

启示在于，可打造“跟着苏轼看海市(海滋)”特色文旅项目。利用无人机等现代观测手段，结合适宜气候，让蓬莱地区秋冬“看海市”成为可能，从而为旅游淡季增加文化亮点。同时，根据日出方位，挖掘苏轼笔下“寅宾出日”的日出意境，结合当代文化元素，塑造“中国最美日出海岸”品牌。

### 二状之一：访贫问苦，乞罢榷盐

苏轼到任后，迅速深入民间。他敏锐地发现了危害百姓的“榷盐”之弊。北宋盐业官营，官府低价强购灶户(盐民)所产之盐，高价专卖，从而导致百姓吃盐贵、灶户生计难、官盐滞销、走私猖獗的“四输”局面。

苏轼不顾可能触及的利益集团，深入灶户、盐库视察后，立即上书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，以恳切的言辞请求朝廷豁免登莱盐禁，允许民间自由贸易，朝廷只收税赋。

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云：“元丰八年十二月日朝奉郎前知登州军州事苏轼状奏：……独臣所领登州，计入海中三百里，地瘠民贫，商贾不至，所在盐货，只是居民食用。今来既榷入官，官买价贱，比之灶户卖与百姓，三不及一，灶户失业，渐以逃亡，其害一也；居民咫尺大海，而令顿食贵盐，深山穷谷，遂至食淡，其害二也；商贾不来，盐积不散，有入无出，所在官舍皆满……官吏被责，专副破家，其害三也。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，决可废罢。窃闻莱州亦是元无客旅兴贩，事体



与此同。欲乞朝廷相度，不用行臣所言，只乞出自圣意，先要罢莱两州榷盐，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，官收盐税……”

奏折上达朝廷后，很快得以获准。消息传来，登莱两州百姓欢欣鼓舞，各县民众自发刻石纪念。清代盐政碑记中记载：“苏文忠公，莅任五日即上榷盐书，为民图休息，士人至今祀之，盖非以文章祀，实以政绩也。”《蓬莱县志》亦记载：“蓬邑不食官盐，自宋代苏长公已条奏得免其榷，洵所谓仁人之言，其利溥哉！”后世老百姓立起苏公碑，上刻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，使他的奏章成为代代传诵的锦绣华章。这便是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美誉的直接由来。

此事的启示在于，可丰富蓬莱阁旁苏公祠的文化展示，突出其为民请命的精神。设计“乞罢榷盐”主题研学线路，从博物馆到古代灶户遗址，再到蓬莱阁苏公祠，让历史场景活起来。

### 二状之二：心系海防，召议水军

作为海防重镇，登州北部与辽国仅一海之隔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苏轼到任后即刻调研军备，发现兵员随意外调、防务松弛，存在重大的边防安全隐患。他系统分析了登州地理的重要性、历史屯兵情况与当前军事守卫的隐患，提出巩固海防的具体建议。

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云：“右臣窃见登州地近北虏，号为极边，虏中山川，隐约可见，便风一帆，奄至城下……”苏轼请求“朝廷详酌，明降指挥，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兵士，并不得差往别处屯驻”，以确保登州一带安宁。

此举影响深远，强化了后世对登州海防地位的认知，促进了蓬莱水城(刀鱼寨)等防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。对今日而言，可结合苏轼的国防思想与戚继光等后续抗倭历史，整合胶东半岛海防遗迹(炮台、灯塔等)，打造“海上红烽”国防教育与文旅品牌。

### 三美：钟情山海的风雅见证

苏轼深爱登州的自然物产，其海陆空风物“三美”之好，尽显名士风流。苏轼以“风物三美”，将登州特产打包推介，独树一帜，成为品质烟台的一张王牌。

**陆岛石美：**“蓬莱海上峰，玉立色不改。孤根捍滔天，云骨有破碎。”“累累弹丸间，琐细或珠琲。”“我持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。垂慈老人眼，俯仰了大块。置之盆盎中，日与山海对。”(《文登蓬莱阁下石壁千文》)

“凡五岛，惟沙门最近，兀然焦枯。其余皆紫翠巉绝，出没涛中，真神仙所宅也。”“又名美石，五采斑斓，或作金色。”(《北海十二石记》)

苏轼痴迷于蓬莱阁与长岛的美石，亲自捡拾，把玩珍藏，离任时满载于马车之上。“我持此石归，袖中有东海。”一方顽石，被他赋予了容纳山海的诗意与哲学。他记载的登州退休知州解宾王赠予南方藏友的话，更是北宋文人雅士互通有无与登州人热情好客的缩影。可据此开发奇石文创，开辟海上觅石之旅。

**海珍鲍美：**“渐台人散长弓射，初啖鲙鱼人未识。”“西陵两雄一律盗汉家，嗜亦若肩相差。”“中间霸据关梁隔，一枚何啻千金直。百年南北鲑菜通，往往残馀饱臧获。东随海船号倭螺，异方珍宝来更多。磨沙淪沈成大截，剖蚌作脯分徐波。君不闻蓬莱阁下耽棋岛，八月

边风胡撩。船舶破浪震鼙鼓，长镜铲处崖谷倒。膳夫善治荐华堂，坐令雕俎生辉光。肉芝石耳不足数，醋笔鱼皮真倚墙。中厨贵人珍此味，糟泥油藏能远致。割肥方厌万钱厨，决眦可醒千日醉。”(《鲙鱼行》)

作为“吃货”美食家，苏轼对登州鲍鱼(古称鲙鱼)赞不绝口。其《鲙鱼行》一诗，既写出了捕捞之艰——“蓬莱阁下耽棋岛，八月边风胡撩”，又赞其味之美——“膳夫善治荐华堂，坐令雕俎生辉光”，还为鲍鱼打上了“一枚何啻千金值”的奢华标签，堪称古代最成功的“产品代言”。这为今日烟台长岛鲍鱼等海珍品牌的文化赋能，提供了厚重的底蕴。

**空天履美：**“登州蓬莱阁上，望海如镜面，与天无际。”(《蓬莱阁记所见》)

“登州下临渤海，枕葦之下，天水相连，蓬莱三山，仿佛可见。春夏间常见海市，状如烟云，为楼观人物之象。数日前偶见之，有一诗呈呈为笑也。”(《与王庆源简》)

“予闻登州海市旧矣。父老云：‘尝出于春夏，今岁晚，不复见矣。’予到官五日而去，以不见为恨，禱于海神广德王之庙，明日见焉，乃作此诗。”(《海市诗并叙》)

苏轼在蓬莱阁上观海、望日、赏雪、觅仙，留下多篇诗文。他的到来与题咏，极大地提升了蓬莱阁的文化地位，使其从一座古建筑真正转变为闻名天下的“仙境”象征。“阁上望海如镜面，与天无际”，他的文字，为烟台的天空与海洋赋予了永恒的文学意境。

### 四至：文艺评论的登州平台

《书吴道子画后》：“知者创物，能者述焉，非一人而成也。君子之于学，百工之于技，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。故诗至于杜子美，文至于韩退之，书至于颜鲁公，画至于吴道子，而古今之变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道子画人物，如以灯取影，逆来顺往，旁见侧出，横斜平直，各相乘除，得自然之数，不差毫末。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，所谓游刃余地，运斤成风，盖古今一人而已……”

苏轼提出的“四至”理论，丰富了中国文艺评论的宝库。不仅是苏轼对前朝文诗书画的精心点评，而且为当今烟台打造古代文艺评论高地，深化对唐宋八大家的文艺研究，提供了现实前提和基础。

在登州期间，苏轼完成了《书吴道子画后》这一重要文艺评论。他认为，此四者代表了唐代乃至前代文艺的最高成就。尤为精辟的是，他总结的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，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的艺术创作规律，影响中国艺坛千年。这意味着，登州亦是苏轼系统文艺思想的形成地之一，推动着学术研讨与艺术创作活动。

## 登州转折：东坡仕途的登升之州

苏轼知登州的任期虽然较短，但是其为登州留下的功绩及影响，并不比其下的州少。至少在诗中体现出的政治家的气概，丝毫不输其

何为飞地?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该词的解释为：“①指位居甲地区而行政上隶属乙地区的土地。②指甲国境内的隶属乙国的领土。”《辞海》对飞地的解释类同。显然，这是一种特殊的人文地理现象，它虽属于某一行政区划(国)管理，却是不与本区域连片的孤立之地，需穿越其他行政区域才能到达，十分有趣。

本文要说的飞地，是指明朝籍在莱州府掖县大沙岭村的王从信一脉。他们勤劳致富后家业殷实，为避元朝末年延续的战乱及沿海匪患，又念及胶东富庶之地，经高人指点，相中了大沙岭村向东20里的一条浅沟，在沟的两侧置办了一百多亩地安家落户，世人称其为“掖县地”。民国时编纂的《四续掖县志》曾称此地为“插花地”，并指其“系掖地，属五区景福乡”，即今莱州市金城镇。首部《莱州市志》也取旧志表述此地，原《招远县地名志》也称该村由掖县人建，故称掖县王家。直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东部临近的拉格庄、蚕庄等多村，依然独把该村叫作“掖县”。初冬时节，生于这两地接合部的笔者，饶有兴趣地三次采访了两村的老者，故撰文以续读者。

此地，就在胶东名山灵山东麓。灵山东麓322米，平地突起，旁无连附，山脚下丘陵连着平原，一直延伸至渤海南岸。数条河流自灵山向北流入大海。山为骨，河为脉，山水结伴，滋养着这里广袤的田园，可谓风景秀丽，富有灵气。

掖县王氏之地何以成为飞地?这要从遥远的历史说起。自公元前203年汉高祖四年置掖县起，在上千年的历史中，掖县曾为国之都、郡之首、府所在、县之治，大部分时间都统辖胶东半岛。王氏在灵山东麓的土地，自然属于掖县。公元1131年金太宗天会九年，朝廷设立招远城，将原本属于掖县的东曲曲地和黄县西南部分地域划归招远，其中便包含掖县王氏所在的地域。自此，去该地虽仍走老路，却要穿越曲曲、李格庄、洼子、马埠徐家等招远属地才能到达。可谓“走老路，观新景”，别有一番韵味。掖县王家的户籍仍在掖县老家，其钱粮赋税仍缴给掖县官府，成了名副其实的飞地。

后来，掖县王家的村名不断演变。该村先有王氏一支居于

他州。从文学创作与政治作为的结合上来说，苏轼在登州的功绩也是巨大的。

苏轼的登州标签，突出的就是《登州海市并序》(风物)、《罢榷盐状》(民生)、《议水军状》(强军)。这一诗二状，可以与他在黄州所作的二赋一词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媲美，也不输密州三曲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及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

登州，是苏轼仕途乃至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此前，他经历“乌台诗案”，被贬谪黄州，盘桓常州。自登州始，他时来运转，青云直上。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，他由从八品官迅速升至正三品的翰林学士，完成了仕途的“惊人一跃”。

在这东山再起的转折中，登州为苏轼提供了独特的价值。这里是他政治身份恢复、重获朝廷信任的起点。在登州，他以高效务实“一诗二状”的政绩，证明了自身的才干，实现了个人价值与民生国事的统一。登州的山海仙境，也抚慰了他的心灵，为他提供了“仙人”般的生活体验与精神缓冲。

因此，烟台不仅拥有苏轼的功绩，更见证了他从人生低谷反弹、走向辉煌的关键一步。其“五日”所为，“莫嫌五日匆匆守”的詩言，所体现的勤政、爱民、担当、护国，对于今人，尤其是公职人员，仍有深刻的启示。这也标志着，苏轼知登州，堪称现代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杰出典范。

## 结语

九百四十年，山海依旧，文脉绵长。苏轼留在烟台的印记，早已超越时空，化为这座城市文化基因的一部分。纪念，不仅是为了回顾，更是为了开启。让东坡文化从历史中走来，与“仙境海岸·品质烟台”的现代城市脉搏同频共振，这既是文化自信的体现，也是开创未来的智慧。一段苏轼千年情缘，正等待我们续写品质烟台新的篇章。

(作者系山东省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智库专家，山东商务职业学院产业教授，苏轼研究者)

此，后有胡氏一支由黄县迁入，继而有张氏一支由掖县鞠埃张家迁来，一村三姓和谐相守。后因村内多胡姓，被称胡家。又因其位于灵山北麓，水草丰美宜牧马匹，且其西已有马埠徐家村、马埠王家村，之东还有马埠陈家村，故位于中间位置的掖县王家或曰胡家，便更名为马埠胡家，这个称谓一直延续至今。

此地的四个村庄大致由东北向西南紧密相连，直线总长不过5里，实为灵山一带的奇特群落。2018年出版的《招远市地名志》载：马埠胡家“户数70户，人口170人”，若在明清，户数恐怕要少得多。该村虽小，却是一个能容纳移民的村落，还是一处崇文尚教的村庄，曾有一所设置了六个年级的完全小学，笔者曾和附近六七十个村的同学在此上过学。

飞地何时消失了呢?1131年设立招远城境，被招两县间的区划常有调整，进入现代，区划更为细化。如民国时期，掖县的新城、焦家、朱桥河东、山上杨家、山上贾家等10多个村庄划入招远。1941年，又将包括上述村庄在内的35个村划入掖县。就在同年，招掖两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协商，把马埠胡家整村划给招远，实现了招远对该地户籍、治安、赋税等的统一管理。从此，存在了800多年的飞地历史终结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8年，又有灵山或西或南的大杨家、小千家、小韩家、昌邱于家、沟子杨家5村由招远

## 莱州飞地“飞”招远

□杨君

划入掖县。在800多年间，两县的交界区域有50多个村、上万人被划来划去，县界常有地连地、房接山的状况，乃至有“一处房屋跨两地，两县交界在一家”的趣闻。在信息闭塞的农耕时代，多数民众虽不知道自家归属哪个官府，但他们之间的联姻、结亲、交友、拜师等活动一如往常。在民众心里，这里没有县界，有的是和睦相处、友好往来和安穩的生活。

飞地历史的终结，更加密切了两村的一脉亲情。那时，每到春节和清明，马埠胡家的王氏支脉常抬着满装祭品的食盒，到大沙岭的王氏宗祠祠堂和老祖南堂虔诚祭祖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大沙岭也常把村人排演的《逼婚记》《槐树庄》《丰收之后》等剧目，送给马埠胡家人看。每到此时，马埠胡家人总会高兴地说“老家来人”，争相邀请演员们到家里吃饭。当时的演员王锡林和王秀云，曾被该村的一位副书记请到自家炕上吃饺子，今年76岁的王锡林对此记忆犹新，提起这件事时满脸洋溢着亲情。

其实少有人知道，这两个村庄的数代人究竟有多少次的双向奔赴。正如马埠胡家王永河、大沙岭村王占禹二位党支部书记所说，两地两村的历史沿革，衍生了一些特有的文化现象，这是千百年来社会演进的鲜活印记，对于今人研究土地资源乃至经济社会管理很有意义。我们要敬畏历史、传承友爱、相互成就，携手把村庄建设得更美好。